目　　录

直面人性的“小说大宗师”——刘云若（代序）…… 张元卿　1

第一回　小楼昨夜风雨警仙心
沧海何年画图收鬼趣 …… 1
第二回　低眉降牝虎红袖青灯
弹指幻高楼明珰翠羽 …… 35
第三回　朵殿承恩春归花自在
蓬门讨逆夜尽月初圆 …… 84
第四回　怜取眼前人偎云续梦
关怀天下事割爱抽刀 …… 130
第五回　差中有错应梦祸临头
节外生枝感时花溅泪 …… 182
第六回　虎尾有春冰蛾眉杀贼
人生慨朝露玉貌围城 …… 256
第七回　人寻干净土宛转蛾眉
春在奈何天凄凉月色 …… 352

第一回

小楼昨夜风雨警仙心
沧海何年画图收鬼趣

戏台上的对联，向来传述很多，不过好的很少。例如什么“广乐钧天”、“丁歌甲舞”、“尧舜生汤武净”等等，不是腐旧，便是浅薄。即如“把经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来”，也只于小巧而已。最好的一联，我忘了是见于什么笔记上面，联文是“何人解洗筝琶陋，若辈能逃粉墨难”，可谓寄托高远，感喟遥深。所以本书为描写最近动荡时代中的人间戏场，就摘取了联中四个字做名字，用意也不过记载一班难逃粉墨之人，净洗近年筝琶之陋。因为连用四个名称字做小说名，恐怕使人费解，所以说明一下。

本书开始的时代，是在所谓“大东亚战争”开始的第二年上。那时日本经过多次胜利，取得太平洋上多数岛屿，但已成为强弩之末，他再也无力前进。而美英都蓄足锐势，反攻过来，先收复了吉尔特伯群岛，随即转锋北上马绍尔，南向所罗门。这时候，谁能想到太平洋中部珊瑚海附近的战争会影响到数万里外天津市中的家庭，成为夫妇离异的导火线？但是当时中国境内，更是遍地烽烟，天津市内外常常听到枪炮声音。这样情形已经继续了好几年，因此而分崩离析的家庭，不知多少。唯有这一双夫妇未被近处的战争所拆散，反而受了数万里外战争的影响，真是怪事。

自从太平洋战争一起，日本军队占领天津租界以后，好像不止要把英美两国完全从世界地图上削下去，还要把中国人的“英美余毒”完全从心目中涂下去。这事虽然绝办不到，然而日本人那种小人国耍大刀的盛气和妄想是很大的，办不到也要办。但因为美国并没有单独的语言文字，在天津又没有租界，于是英租界就独当其冲。日本在这地方，极尽其胡乱折腾之能事，禁绝英语，清除英文，改换一切街道名。尤其对英租界整个名字

改得次数最多。所以日本人不算聪明，他们竟没想到把英租界化整为零，分属于附近各区，渐渐使人们的印象泯灭，却只会把名字胡改。先改为极管区，偏巧那一年冬天极冷，人们以为日本把英租界拨归北极领区的地域了。以后才知道不是，只由于尚在日军管领时期，管领这一区的军人首长名叫极什么的缘故。以后划归市管，又改为特二区。最后又改为筹六区。

这正是初设为特二区的当口，季节是秋天，时候是早晨，在墙子河南一条最好的街道上。所谓“最好”，并不是说像中街那样宏阔壮丽，而是说它特别宜于居住。比普通马路狭窄，比平常里巷宽阔。道路和房舍也都整洁匀称。因为不是冲要地带，没有许多车马经过，所以显得非常幽静。又因为附近多是较高阶级的家庭，房多人少，家家都静悄悄的，不闻嘈音，真是理想的住宅区。但最合理想的是东面的一座小楼。这座小楼和左右的七八座型式完全一样，并没什么特别。只是花木繁茂，错落有致，一看便知主人不俗。其实矮墙以内、楼座以外，只有一丈多长、两丈多宽的空地，还得留出一条由街门至楼门的洋灰甬路，但居然布置得很好。甬路右边，地方较大，靠墙角有一株马樱树，高仅过墙，正在开花。楼下的客室有一带窗户，向外突出成弓背形，围着那窗户搭了个半圆形的木架，架上爬满藤萝。这时当然没有花，绿叶却非常茂盛，葱翠可人。再向上看，二楼的墙上，直到楼顶，全生满了爬山虎，除了露出四扇玻璃窗外，都繁密无隙。想是因为墙上和花架都是绿色，未免单调，那四扇玻璃窗里面就挂了粉红色的纱帘。还稀疏地种了些牵牛，攀援在藤萝和爬山虎上面，开着十几朵紫红色喇叭形的花，点缀得分外有趣。藤萝架前是扇形花畦，种满了石竹和十样锦。此外隙地全生着绿草，藤萝架下放着一块长满碧苔的山石。甬道左边，地方很小，只有一株细长的垂柳，树下却满是草茉莉花，茂盛非常，枝叶直铺到甬路上面。最有趣的是靠墙边种着一行向日葵，黄花径尺，都已成熟了，朵朵高出墙头。但是柔细的颈部无力支持巨大的头颅，以致前仰后合。有的似对墙外行人俯首鞠躬，有的昂头卑视一切。这满院的花木都带着野意，并没有一种珍奇。但是清淡的香气弥漫街头。行人过去，谁都要停步观赏一下，同时还要想到：这庭院如此幽美，里面主人还不知怎样幸福。再抬头看看楼上茜窗四扇，更要想到一角红楼住着神仙眷属。然而谁能想到，这里面的主人，就现时说，可以算是最不幸福的人。所谓“神仙眷属”，在昨天还是有的，可惜现在已经失去，变

成一个光棍，而且眼看就不是这房子的主人了。这个人他……凑巧得很，读者可以亲眼看见他，他正在送客出来。

楼门开了，先出来一个大柳条筐，随后才是一个短衣的人。人肩上是一条扁担，人背后又是一只筐，两只筐内都装满了东西——也有旧衣服，也有小件用具，也有书籍。好像分量不轻，挑着很吃力。这挑筐的下了台阶，楼门内又走出一人，细长身量，面貌清秀，两目澄澈有光，但是眼白有些发红，好像夜间失眠。分发也颇蓬乱，一缕长发垂在额前，好像德国希特勒才挨过打似的。看年纪至多不过三十岁，身上穿着灰色西服，也不大整齐，两手插在裤袋里，撮唇微笑地走出来。那挑筐的不问可知，是收买旧物的打鼓人。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看看，向那主人说："先生，还有什么要卖，我再来一趟好么？"那主人站在台阶上苦笑着鞠躬，很客气地说道："谢谢你，不必再劳驾，这里东西都卖净了。再有就是我这个人，恐怕你不肯买。"打鼓人笑了，说："我也买不起。"主人耸耸肩说："那倒不然，只要你管饭，给个块儿八毛的我就跟你去。"打鼓人说："这年头儿，粮米高贵，若有管饭的，我还卖哪。真个的，先生你楼上楼下的木器都卖给我吧，我可以出大价，你找叫卖行也未必多给钱。"那主人摇摇头说："对不住，那木器早卖给别人了，你不必指望。"打鼓人问："你卖了多少钱？"主人伸出四个手指，打鼓人说："四万哪？你上当了。我可以给四万五，五万也成。"主人笑着说："五十万也不成，我早收了钱。你请执公吧。"打鼓人才失望出门走了。那主人仍立在原处，怔了半晌，又向院中瞧着，面色突然惨变，眼圈发红，随即颓然坐在阶上，低下头去，用手掩住眼睛。

他将要永远离开这宅子了。这宅子并非他的产业，只是租赁的，但已住了十多年。在初住进来时，还是个虽不甚圆满但很快乐的家庭。有母亲，有妹妹，有男女仆人，还有亡父留下的相当积蓄。谁想十余年后，自己竟败落至此，孑然一身地出去。因为想在临行前和这宅子作别，不想一见庭中花木，便想起死去的慈母和远行的弱妹。这庭中的花木完全是她们栽种的，不知费了多少浇灌和修理的功夫。记得才种这柳树的时候，妹妹才和树一般高，那时母亲每日黎明即起，在院中修整花草。凡是经她手植，没有不茂盛的。她自己身体也日渐强健。又记得妹妹结婚后随妹夫南行还不断来信叮嘱我照顾好宅中花树，珍重亡母的遗念。谁想如今连住宅

都归了他人。倘若我早知有此一日，就在前几年投妹夫去，还可以做一番事业。只为一步走错，落到家破身孤，后悔无及。绮琴真害苦了我。他由这里把过去的一切都想起来，模糊眼泪中好像张起银幕，映演出一幕幕的旧事。

他姓程，名鹏，号翥青。原是浙江金华人，从襁褓时便随父母到了北方，以后在天津落户。十九岁时父亲亡故，留下母亲和妹妹，骨肉三人相依为命。所幸遗蓄甚厚，过着很优裕的生活。妹妹次青比他只小两岁，二人同在本地大学读书。在父亲故后就由河北移到英租界，租这宅子居住。过了两年，遇着事变，天津沦陷。他兄妹读书的大学被日本解散。翥青还算幸运，恰在那年暑期毕业。次青还差两年，但她在校时曾和一位本业工程师的兼课教授诸涤凡发生情爱。事变后，诸涤凡决意南下，次青就和他匆促结婚，准备同行。翥青曾想随他们一道走，但苦于老母在堂，兄妹不能全离膝下。但次青已嫁从夫，无可商量，结果翥青只得留居奉母。又过了些日，因为日军到处骚扰，外乡人多来津市避难，津市人又多迁入租界避难，于是房租节节增高起来。翥青母亲勤俭持家，见家中有出无入，难免坐吃山空，须谋补益之道。所住两层房屋，共计八九间，若趁着机会租出一半，不但足抵原来的全部房租，而且还有赚头。就和翥青商量，贴出招租条儿。翥青母亲程老太太还特别谨慎，对来租的人细心考察：人口太多的不租，形迹可疑的不租，没职业、没女眷的不租。哪知空自小心，结果还是从这上头惹出事来。最后居然遇着一家最合宜的。这家姓陆，只有一母一女和一个女仆，看景况也很富裕，说话做事也近情近理。尤其是陆小姐长得既好，又对人亲热，说话甘甜。程老太太因为自己女儿次青远在天涯，思念入魔，所以见了年龄和她相仿的女孩子就特别喜爱，大有慰情胜无之感。于是允许把楼上房子租给陆家，及至交过押租房租移居进来以后，才发现这陆家是唱戏的。陆小姐名叫陆凤云，在平津很有名，现在正在春和戏院出演，程老太太才后悔了。但是租约已定，势不能再撵她们搬家，只可忍耐。好在陆家母女尚还规矩，每天虽有男客串门，但还不多，也就两三拨儿，并没有整夜打牌、通宵哄闹等不法情事。陆凤云对程老太太特别要好，见面总叫干娘。每次出入，必到房中谈笑一会儿，又常常从外面带点可口的东西孝敬干娘。程老太太摆弄花草，她也很早起来帮忙。程老太太渐渐喜欢了她，也改口叫她作干女儿，以家人相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这样过了半年，程老太太渐渐发现凤云对翥青十分有意，敢情她不是真心亲近干娘，而是用干娘做桥梁来接近干哥哥，同时也是买干娘的好感来攫取干哥哥。不禁大生戒心，暗地对翥青盘问告诫。但翥青虽也觉察出凤云有意于己，但他并没有走心。同时凤云也只有暗示，并未明言。所以他对母亲无法切实答复，只是表白对凤云绝无丝毫关系。并且答应以后疏远她就是。哪知这一来更惹了祸，程老太太本来怕凤云扰乱了自己的家庭，不想自己的儿子反在无意中扰乱了陆氏的家庭。因为凤云深知翥青大学毕业，品格高尚。自己是个女伶，行为上有很多地方不可告人。她恋爱翥青，确是情之所钟，不能自已。但总怀着鬼胎，只怕翥青看不起她。所以一直忍欲制情，不敢做露骨的表示。这时翥青一冷淡她，她竟误会了，以为翥青对自己的职业行为有所不满，而且近日来串门的客人稍多，母亲逼着自己应酬，也许被翥青看在眼里，发生鄙视的心。

凤云这样一想，不由恨上自己的职业，也恨上使自己操这种职业的母亲。从此再不肯用心唱戏，更不肯应酬客人，常跟母亲吵嘴，闹得街邻不安。程老太太正想利用这个题目撵她们搬家，哪知凤云的母亲更是老江湖，她早看出凤云对翥青钟情，但因要笼络女儿，不愿惹起恶感，就只暗地里注意，未加阻挠。这时见凤云完全变了样，认定必是从翥青身上出的毛病，但又没法奈何她，只好急速躲避，保护自己的钱树子。设法在河东找着几间房，就要搬家。这倒不劳二房东撵了。但她母女为这事吵了几日，终于凤云拗不过母亲，还是一起搬走了。但在临行时，留给翥青一封长信，才正式显露了以往的深情，表白了一向的心愿，诉说了一切的苦衷。最后表示翥青若不鄙弃她，她一定誓死相从。并约翥青某日某时到一个地方和她相谈。翥青本来情感极厚，但是胸襟开阔，见地高远。看了信自然很受感动。但是想到母亲往日告诫的话，知道她反对自己和凤云结合，不忍使老人忍受痛苦，就狠着心不去赴约。满以为凤云必然恼恨，从此可以一了百了。

程老太太自从陆家搬走之后，发誓再不把房子赁人，倒意外地讨了便宜，省了麻烦。因为未过一月，就赶上天津大水。水是下午发的，但情形还不太严重，人们以为不过如此。哪知半夜骤然暴涨，深到五六尺。翥青母子仓促避到楼上，楼下什物完全被淹，尤其食物丝毫未得取携。连自来水管也在楼下，被水淹没，无法取饮。因街道僻静，也不见有人乘船经

过。母子在楼上连渴带饿，直过了一天一夜。到第二日早晨，忽听楼下有人喊叫“干娘”。他母子凭窗看时，原来是凤云坐着小船来了，还带着许多罐头食品，对他母子问候一番。因无法进门上楼，就叫翥青寻绳子把东西系上去。翥青母子这时正是万分需要，也无法推辞，只得领情照办。凤云又问知他们所缺少的东西，便拨船走了。到午后又送来许多东西，还有两大桶热水，不知又从什么地方弄来的。翥青又感激又惭愧，程老太太也嗟叹不已。过了两日，街上渐见船只往来，也有卖水的了。但积水和沟渠混合，再受烈日蒸晒，气味臭恶。翥青正愁着病疫传染，凤云竟又坐船来了，送来一桶石碳酸，一桶臭药水，还有几种药品。她来了正赶上程老太太午睡，翥青独自临窗接取东西，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只觉鼻子发酸，眼眶发湿，目光闪避着不敢看她。凤云一面递着东西，一面低声问：“干娘呢?”翥青说：“正睡午觉，昨夜被蚊子搅得没睡好。”凤云咳了声说：“这都怨我，前两回来，竟忘了带蚊香。今天才买了来。”翥青说：“谢谢你，太费心了。”凤云听了，半晌才回答说：“你很客气。”翥青听她声音哽咽，转眼一看，四目恰好相触，两人的眼圈都红了。翥青感情冲动，再也忍不住，低声说道：“凤妹，上次很对不起。”凤云看着他，悄然说：“没关系。”但说着眼泪像珍珠似的滚下来，又颤声说：“那不算回事，本来我是个唱戏的，天然不配跟你……”翥青听到这里已探出半身叫道：“够了，你再说我就跳下去。以前我太对不住你，现在……现在只要你不恼我，还肯要我，我永远是你的。”凤云睁大了眼说：“你……你是真的?”翥青发恨似的叫道：“天哪，你还问我，不信我！……”凤云挂着泪的脸上突然现出笑容，点头说：“我不问，我信，咱们一言为定了。不过干娘怎样?”翥青说：“看现在的情形，大概没问题。你母亲呢?”凤云怔了一下说：“我回去跟她说，一定叫她同意，明天就可以给你信儿。我也不见干娘了，我走了。”说完就转身叫撑船的小孩儿快着走了。翥青见她突然欢欣鼓舞，好像身体轻快欲飞。在船向门外退时，不住向自己微笑招手，脸上好似比方才丰艳了许多。及至船退出转弯撞在墙上，震得她几乎落水，跌坐在舱心，还回头笑呢。

翥青感慨半晌，到程老太太醒来，他本想直诉其事，但又有些不好意思，就只把凤云送药品的话说了。程老太太听着不住叹息说：“这孩子真叫人可感可爱。我当初只认为女戏子没好东西，谁想她居然这样有心。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